

【最惊险刺激的侦探小说】

17K.COM
— 网络文学 —

察木哈／著

虎眼敬言探

之尸骨成谜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最惊险刺激的侦探小说】

17K.COM
第一网络文学网

察木哈
著

虎眼 敬言探

之尸骨成谜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眼警探之尸骨成谜/察木哈著.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675-619-5 / I.446

I. 虎… II. 察…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1976 号

虎眼警探之尸骨成谜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 编 021008

印刷装订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提供 中文在线·郜宇辉

责任编辑 毛乐尔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5-619-5 / I.446

定价:26.80 元

第一卷 肃杀边城

第一章 听,死神在唱歌 / 3

第二章 棋逢对手 / 13

第三章 死者胃里的密码 / 22

第四章 老鼠请猫吃饭 / 39

第五章 推断出的脸 / 54

第六章 死亡密码 / 63

第七章 连环凶案 / 76

第八章 犯罪心理 / 87

第九章 背后有刀 / 100

第十章 虎眼和虎影 / 111

第十一章 边境往事 / 119

第二卷 风诡云谲

- 第十二章 凶手的电话 / 135
- 第十三章 维吉尼亚密码 / 144
- 第十四章 卡萨布兰卡 / 160
- 第十五章 初见眉目 / 174
- 第十六章 鹬蚌相争 / 184
- 第十七章 洞里乾坤 / 193
- 第十八章 军火官司 / 206
- 第十九章 黄雀在后 / 219
- 第二十章 最后的屠夫 / 233
- 第二十一章 虎口脱险 / 244
- 第二十二章 天路集团 / 250

第一卷 肃杀边城

第一章 听,死神在唱歌

刘进海从昏迷中缓缓醒来,后脑很痛,不时剧烈的阵痛使整个脑子都昏昏的。喉咙处也是一阵阵的灼痛,眼前一片漆黑,能够感觉出有一条巴掌宽的布带紧紧蒙住双眼,有很熟悉的淡淡的香皂气息。

“是一条手巾。”刘进海昏昏地想着。突然,耳畔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紧接着,一个嘶哑,带有一种奇怪节奏的声音在身边响起。

“阴森、毫无生气、冷如梦魇。”

刘进海被这轻缓却异常冷酷的声音彻底惊醒过来,下意识地挣动身体,才感到自己的手脚都被紧紧绑住,自己的身体是正襟危坐的状态,应该是被人绑在了客厅的那张大扶手椅上了。

“你想干什么?”刘进海很快恢复了平时的冷静头脑。这人没有在他昏迷的时候杀掉自己,应该是对自己的性命没什么兴趣。既然不是来杀他的,那应该就是为钱吧。

刘进海深吸了一口气,定定神,微微仰起头,却突然感觉脖子上贴着一片小小的东西,应该很锐利,因为敏感的颈间肌肤已经可以感知出那种致命的锋芒,他语气里马上多了些惊慌:“不要伤害我,里间卧室的衣柜里有一万八千块钱现金,如,如果不够,我,我还可以把信用卡的密码告诉你,密码是366488,卡里还有十三万六千块钱,我手上这块表和戒指也还值点钱,你都可以拿走,请你不要伤害我。”

“你说完了吗?”能感觉到那个人就在他的身边,很近,仿佛是在低头俯视着他,语声仍是一成不变的冷酷和嘶哑,“我说过,不——要——乱——动!对于你这样爱惜自己的人,应该懂我的意思。”

刘进海极其谨慎地轻轻地点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人拍拍他的头:“从你醒来到现在,说了十几句话了吧,但没有一句话问到你儿子的情况,你还真是个好父亲!”冷酷的语声里带出一丝冰

冷的嘲讽。

刘进海一惊：“你把我儿子怎么了？你，你杀了他？啊？”

“闭嘴！”听到毫无生气的两个字，刘进海又一次果断地紧闭上了嘴巴。

“你儿子活着，他在厨房。”又是冷冰冰的几个字。

刷拉刷拉的声响中，那人好像走到了一边，过了一会，一阵高亢、悠扬的乐声传出，那人又走回到刘进海身边：“你竟然听施特劳斯！让我意外，是你儿子的吧！Waltz(笔者注：华尔兹)——绝望等待的舞蹈，真是贴切。你的钱和卡我已经拿了，同时会有一个考验等待着你。你和你儿子的死活，就看你怎么选择！”

刘进海还想说点什么，但嘴角一疼，有两根绳头被塞到嘴里，耳边传来那人冷酷依旧的声音：“利用绳头你可以弄开眼睛上的东西，看到需要选择的是什么。你脖子上有一个缠着刀片的铁环压着动脉，如果用力挣扎，你的动脉就会被割开，大量鲜红的热血会在你体内压力的作用下喷溅出来，可能会一直喷到天花板上，像一簇狂放的血色烟花。或者，随着你心脏跳动的节奏‘咕嘟咕嘟’地往外冒，好像热气蒸腾的温泉。呵呵，三五分钟之内，你就会因大量失血而死，脸上的皮肤呈现出让人一见难忘的微青色的惨白。”

视人命如草芥的漫不经心以及嘶哑语声中浓重的噬血意味令刘进海全身上下的汗毛同时竖起，心脏狂跳不止，双腿已经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

“我离开，游戏开始！”

他停顿了一会，似乎在观察着刘进海的动静，接着刷拉刷拉的响声再次响起，这次是缓缓向门口而去，乐声渐渐转为高亢、激越的重奏。

“听，死神在唱歌！”
“砰！”房门缓缓地关上，却发出异常沉重的回声。
与此同时，刘进海露在外面的鼻子嗅到了一丝淡淡的煤气味。

微黄的最后一缕阳光将一栋栋暗灰色的楼房映出一种有些灿烂却又有点黯然的颜色，像一个个褪去血色且苟延残喘的黄疸病人在回光返照的瞬间，努力挤出一抹血色。路边的杨树也在渐冷的秋风里抖去了最后几片暗黄的叶片，显露出瘦骨嶙峋的枝干在风里打着哆嗦。路上的车和路边的人不多，都以一种悠闲的速度各自行进着。

悠闲，似乎是这个北方小城固定不变且一以贯之的生存态度。

路边，一所小校即将放学，门口挤满了引颈翘望的家长，各类活动小摊床摆满了人行道，等待着一天中最后的销售高峰。各式各样的车停在路边，从高级的奥迪、丰田到小城特有的“倒骑驴”（注：一种车厢在前的人力三轮车）无奇不有，几乎挤占了整个行车路面，许多车被堵住，响亮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很多机灵的出租车在路口就已经转向，免得堵在路上无法脱身。

一辆不急不躁的蓝白色 110 巡逻车借着小巧的车身和其他车辆的礼让，略有阻碍却相对顺利地驶到小学斜对面，在一座深灰色住宅楼前停下。

两个身着笔挺警服的巡警从车上走下，抬头看看那座外墙已多处剥落的旧楼，一前一后走向破败得已丧失了作用的单元门。

布满灰尘、光线昏暗的楼梯上，一个巡警一边走着一边操着公鸭嗓说：“锻具厂住宅楼 32 栋 4 单元 402 室有异常响动？这里能他妈有什么异常响动！”

另一个巡警：“你管那么多干吗？！好歹上去问一下，没事就回大队吃饭了。”

两个巡警微有些气喘地站定，看着 402 室贴着残缺不全“福”字、落满灰尘的铁门。

公鸭嗓的巡警抬手正要敲门，却被旁边同事拉住：“人家有门铃，老土，是不是没见过门铃啊！”说着，伸手按响了装在门边的白色门铃按钮。

“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钢制的防盗门在一瞬间被掀开，在巨大的气流的迸发下，两个巡警被迸开的防盗门击中，连惨叫都来不及喊出就被远远地弹了出去，撞在对面的墙上，又重重地摔到楼梯上并向下滚落。

在街面上，伴随着一声巨响，无数玻璃碎石满天迸射，一团青红色的火苗从四楼的三个窗口一起腾起，气流将街对面楼房的数十户窗户击碎。街面上和校园门口簇拥不散的人群被满天飞射却锋利异常的玻璃碎屑划伤，捂着鲜血直流的伤口哀呼躲藏；玻璃和砖石碎屑纷落如雨，将街道上的车顶砸出无数大小不一的凹坑，十几辆车几乎同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整个街道顿时乱成了一锅皮蛋粥。

十分钟后，整条街就被陆续赶来的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塞得满满的。因为之前的街道上就停了大量接送学生的车，使得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都无法直接停到案发现场的楼下，医护人员、消防员和警员只能在街口下车，给救护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当一身便装的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李悦军和市局刑警队副队长

景东仁来到现场时，整条街道仍是哭爹叫娘的乱如蜂巢。

在爆炸后几分钟赶到现场的派出所民警在爆炸发生的402室发现了两具尸体，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初步认定都是非正常死亡。

在这个总人口未超过六十万的小城，同时有两人丧生已经是罕有的大案了，因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几乎市局一半的警力都被调了过来，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场的李悦军也被市公安局局长杜长东责成督办此案。

从十几个满面鲜血、坐在地上等待救护的群众身边穿过，李悦军脸色铁青地咬着后槽牙，两条毛毛虫一样强横的浓眉紧蹙着，接过旁边人递过的塑料袋俯身套在鞋上，拨开拦在单元门口的警戒胶带，大步流星地向楼上走去。充满难闻的酸腐味道的肮脏的楼道里隔三差五地站着警装笔挺、脚套塑料袋的刑警，对着李悦军一行行着注目礼。

李悦军很生气，他不喜欢这种突发的恶性案件，他不喜欢这种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因为这感觉正强烈刺激着他——一个从警近三十年的老警察的尊严！

站在一片狼藉的四楼，不耐烦地看看站在楼道里木头一样的刑警，李悦军大声说：“当这儿是澡堂子吗？都戳在这儿干吗？与案件无关的都给我到下面待着去！”接着环顾四周，“谁先到的？”

旁边一个白净的民警立正行礼：“红星派出所民警丁国春。”

李悦军摆摆手，脸上一副掩饰不住的不耐烦：“说说吧！”

对李悦军的表情有点反应不过来的丁国春愣了一下，有点不知所措。旁边的派出所所长推了他一下：“发什么愣！李局让你说说当时现场的情况。”

“哦。”急忙回过神来的丁国春使劲挺了一下腰板，“我赶到现场的时候，两个巡逻中队的同事伤势很重，我先把他们送到楼下，吩咐人照顾着等待救援，然后用垃圾桶设置路障封闭部分街道。考虑到这是起爆炸案件，虽然没有定性，但如果有犯罪嫌疑人也已经不可能在现场附近滞留，因此我把重点放在如何保持现场完整性上。”说到这里，丁国春怯怯地看了看李悦军，李悦军脸上仍是一副略带无奈的不耐烦的样子，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什么说不出的东西。

仿佛就是那一丝东西给了他无形的支持，丁国春清清喉咙，继续说：“设置好路障之后，我走上楼来，楼道里还有浓烈的煤气味，于是我返回到楼下关闭煤气总阀，打开楼道里的所有窗户，束好鞋套走进案发现场，发现两个被害者尸骸，从尸骸创口初步认定这是一件严重的刑事案件，

于是立即退出现场,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设置隔离带,告知楼上居民留在屋中并找到了解这里情况、熟悉受害者情况的居委会主任在楼下待命。”说完,紧张地咽了口唾液,看了李悦军一眼,退到一边。

李悦军看了看他,眼中少有地带出了一丝很难察觉的赞许,说:“对于一个民警来说,你对现场的处置非常得体。”转头对站在楼梯上的刑侦科副科长景东仁说,“技术科的人到了没有?”

景东仁点点头:“到是到了……”

李悦军不耐烦地说:“到了为什么不上来?”

景东仁面露难色:“技术科那几头蒜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年轻,器材又差,还没什么经验,弄个凶杀抢劫都磕磕绊绊的,这种又爆炸又凶杀的案子他们根本没接手过,让他们上来也是白扯,不如我进去看看吧!”

“你!”李悦军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你心粗得都能当砂纸用!破案倒是好手,可让你勘察现场什么时候不是挂一漏万?”低头略作沉思,猛地大声说道,“雷停呢?这小兔崽子怎么没来?”

“雷停?”景东仁低着头一撇嘴,“老爷子,你可真是贵人事忙,雷停因为那件事让杜局扔到巡警二中队都快两个月了,他怎么可能在这儿?这会儿呀,估计正在哪个小学门口疏导交通呢!”

“少他妈跟我说怪话!”李悦军抖手照景东仁后脖颈子扇了一巴掌,“赶快,让那个小崽子给我跑步到这儿来!想偷懒?哪儿那么容易!”

“雷停是谁?他跑得很快吗?”丁国春看着焦急等待的李悦军,好奇地问站在身边的派出所所长。

站在楼梯上的景东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有趣地看了看丁国春,说道:“雷停是我们刑警队的原队长,他跑得不快,就连走路都比一般人慢上一大截,能蹲着绝对不站着,能坐着绝对不蹲着。他可以称得上是咱们白江市、全省甚至全国公安系统里最懒的一个刑警!”

“那,”丁国春偷偷斜了李悦军一眼,喃喃地说,“那为什么还要等这么个懒鬼来才能勘察现场啊?”

景东仁仿佛心情很好,微笑着走过去拍着丁国春的肩膀笑说:“这家伙虽然是个懒鬼,但这里,”说着指指自己的脑袋,“装的东西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好使!他有一双很特别的眼睛,可以洞穿迷雾、拨云见日的眼睛!对于破案有一种天生的近乎本能的感觉,无论多复杂的案情,他总能抽丝剥茧地理出头绪;不管多乱的现场,他总能找出指向破案关键的蛛丝马迹,有一句怎么说来着:如有神助!嘿嘿,对了,他还是当年全国公安

系统公认的十大神探之一!”景东仁自顾自得意洋洋地说着,样子比自己得了十大神探还要高兴。

“是吗?”丁国春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么神?那我可得好好见识见识!”

“不用见识,我和你没差别,都是地球本地的!”随着丁国春的语声,一个慢声细语却充满磁性的声音响起,一个瘦削的光头男人穿着明显大一号、松松垮垮的警服一步一蹭地走了上来,同样套着塑料袋的双脚在楼梯上发出“嚓嚓”的轻响。

“唉!你这小崽子怎么来得这么快!你穿上警服怎么就是不像警察呢?这是你的警服吗?”李悦军皱着眉头惊讶地问道。

丁国春急忙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慢吞吞走上来的男人。

他没戴警帽,个子很高,能有一百八十三四公分的样子,这种身高在警察队伍里是很罕见的。

他干瘦的身子勉强撑着松垮的警服,警服上还开着两个扣子没系,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手包,下身的裤子上沾满了灰尘,好像刚在地上打过滚;头发应该是刚剃过没多久,一脑袋刚刚长出来的青短楂。

他古铜色的脸上毫无表情,鼻梁高耸,大嘴巴,上唇和下巴上留着浓密的短须,有些颓废又不失整洁。两道浓眉下,一双本来就很小的眼睛微眯着,淡淡然带着一种略含忧郁的孤傲威势,偶尔张合却精光四射,有一种洞人心魄的锋芒。

冷眼看来觉得很丑,细看又不太觉得,整个人病恹恹的提不起精神,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保外就医的服刑犯!但却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是一只装病的老虎,隐藏了无数的秘密在那双迷离的眼睛里,不知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出来。单从表面看,却是让人连年龄都无从推测。

他斜斜地在楼梯上站定,一脚高一脚低地斜望了丁国春一眼,丁国春的呼吸忽然变得急促,那眼光里有种说不出的压力。

嘴角极其轻微地向上一牵,算是笑了一下之后,雷停不是很恭敬地斜过眼角看着李悦军:“衣服是巡逻中队大松的,我的那套拿去干洗了。他们都说很帅,就你这个老家伙挑剔!我在电台里听到这个案子的情况,就知道这回该是你这个老鬼出马。以你老鬼的脾气,不折腾谁也得折腾我,所以我就没等你叫,自己送上门来了。”伸手过去拍拍李悦军的肚子,“既然想戒烟,就别老偷着抽,也别整天在桌子跟前坐着。怎么,又开始学人家刻图章?再好的图章也治不好颈椎病!你老伴的老花眼又严重了,哪

“天我领她再去配一副眼镜吧！”

“噢！”李悦军看着雷停慢慢地瞪大了眼睛，半晌才哈哈大笑起来，“啪”的一声打落了他伸在面前的手，笑说，“你这臭小子，两个月没见着你了，一上来就给我来个下马威！你这双单眼皮的小眼还是挺毒！说说，这回是怎么看出来的？”

雷停棱角分明的眉锋轻轻抖了抖，说：“算了吧！推理这个东西，跟许多貌似神秘的东西一样，说穿了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看到李悦军又露出一贯的不耐烦神情，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你左手的袖口上有好多细微的烫点，右手拇指和食指有淡淡的黑迹，食指和中指内侧微微泛黄，嘴里虽然含着润喉糖但仍掩饰不住一股烟味儿，从这个时间上看呢，你应该是从家里赶过来的。因此综合认定，你经常在家里偷着抽烟，袖口的烫点就是经常匆忙捻灭烟头飞溅的火星所致，手指上的黑迹自然就是捻灭烟头时沾上的烟灰。”

说着抓起李悦军右手凑到鼻子前面闻了一下，说道：“从气味断定，绝对是烟灰。”

“呵呵。”李悦军大笑点头，“那刻图章呢？”

雷停指了指李悦军的裤子：“大腿根处皱褶明显而且多，膝盖部位鼓起幅度大，说明你经常长时间地坐着；双手肘下衣袖上数条与手腕平行的压痕说明你最近经常伏在桌子上；再加上衣襟上残余的有良好反光的白色粉末，将这三点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你经常俯在桌上进行图章或某种石类的雕刻。既然长时间伏在桌上从事这种非常精细的工作，对颈椎的影响就会加重，所以就可以推断出你在这段时间颈椎会不太舒服。”顿了一下，掸去李悦军前衣襟上的白色粉末，顺手捏住衣服上的一颗扣子，又继续说，“我从下面上来的时候，正好可以看到这颗扣子缝歪了好多，还有几趟线缝到了扣眼外面，这就是你老伴的老花眼又严重了的证明。”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李悦军收起了笑容，看着雷停点了点头，眼中有着抑制不住的赞许，清咳一声，正色地说道，“你既然来了，就别在这儿废话了！赶快领着技术科那几个小毛头开始做现场勘察！早完事早回家！明天我会跟杜局打招呼，把你重新调回刑警队。”

雷停无所谓地抽动着鼻子：“随便吧，回不回刑警队不重要，有案子跟就行了。”

景东仁捅了一下神情有些恍惚的丁国春，低声说：“怎么样？”

丁国春回过神来用力地点头：“嗯，真是开眼了，脑袋是挺好使的，但

是警察好像不能光脑袋好使吧？他怎么跟个病猫似的！”

景东仁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懂个屁，你见过能用一根烤羊肉串的竹签子放倒四个持刀歹徒的病猫吗？病猫？哼，他可以很轻松地在二十米之外用硬币打断你的鼻梁骨，比吐口痰还容易，却能让你以后都像个娘儿们一样嗲声嗲气地说话！他退役前可是省军区武警特勤大队大队长，立过两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他的很多军事项目纪录到现在都没人能够打破！连我当年都是他手下的兵，像你这样的小白脸，他一气儿能收拾十几个！一个真正的战士在非战斗状态下是不会为一些表面上的事情浪费体力的，懂吗？”

丁国春真的傻眼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病恹恹的人竟然有辉煌、勇猛的战绩。愣在那儿，连景东仁骂他小白脸都忘了发飙。

雷停绕过楼梯口的李悦军走到了他的面前，丁国春惊慌地发现，他竟连一点脚步声都没听到。

“你是红星派出所的吧，刚工作没几天就赶上这种案子，也挺幸运！你对现场的处理很得体。”雷停淡淡地说道，脸上仍是木无表情，目光在丁国春脸上扫了一下就移到别处去了。

雷停的话语中没有丝毫询问的意思，只是平缓并肯定地说出事实。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认识丁国春好久了似的。

丁国春茫然地点头，脸上布满困惑不解的错愕表情。

景东仁在一旁笑说：“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他总是从许多小细节推断出一些让人不知所措的信息，搞得人疑神疑鬼的。”

没理会嬉皮笑脸的景东仁，雷停拉开手包，拿出一个黑色皮面的扁烟盒，取出一支深褐色的短支多米尼加 Davidoff 雪茄叼在嘴里，含混不清地继续说：“现在你下去叫技术科的同事上来，看法医到了没有，也让他上来，然后带几个民警分头走访这里的住户，做好笔录。明天上午十点钟到市局刑警队报到，我要听到完整的关于死者的家庭情况、人际关系、家属情况等详尽的报告。明白了吗？”嘴角噙着的雪茄随着他的话语，不停地上下抖动。

嘴里咬着雪茄的雷停有一种不易察觉又有点黯然的忧郁，眼神却更显凌厉。

“是！”丁国春不由自主地打了个立正，感到自己的心跳突然有点过速，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吊儿郎当却给人异常强大压力的人，分别向李悦军和景东仁行礼，快步下楼去了。他身边的派出所所长笑着和李悦军打了招呼也走下楼去。

四楼缓台上就只剩下李悦军、景东仁和雷停，在昏暗闪烁的楼道灯下对着黑沉沉的402室。

“挺机灵的一个小白脸儿。”景东仁似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李悦军没有说话，接住雷停扔过来的雪茄叼在嘴里却不点燃，双手交叉在胸前，仰头看着通向上层的楼梯底部，那里也被爆炸迸飞的玻璃碎石击打出纵横交错的划痕。

根据现场鉴证的准则，在没做详细勘察之前，要保持现场的相对完整，包括气味。

雷停也没有说话，斜叼着雪茄，从口袋里扯出两只塑胶手套戴在手上，走到四楼通向三楼的缓台上，在那扇击伤两名巡警、沾着不少鲜血、已经歪扭变形的防盗门前蹲了下来，从手包里拿出一个高倍放大镜、一个微型强光手电，小心地把手包放在一边，俯身在防盗门上搜索起来。

做这一系列动作时，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缓慢却富有某种特殊韵律的节奏。

景东仁耸耸肩膀，视线穿过缓台上方破碎的玻璃窗，注视着已彻底黑下来的天空。

有风吹进来，带着一股黑暗的味道。

很快，杂乱的脚步声响起，半秃顶的法医陆长友和几个穿着白袍的技术科警员走上楼来。

“雷停，你回来了！”见到雷停，陆长友高兴地打着招呼。

雷停缓缓站起身点点头，脸上仍是一片冷肃：“等一下张民负责拍照，康海负责摄影，刘承渠采集指纹，肖佟记录，我来走格子（笔者注：一种通常的搜索证据的方式，搜索人员在犯罪现场沿同一方向来回勘察现场后，再沿垂直方向来回勘察一遍。），老陆跟在我后面。都明白了吗？”

“明白！”几个年轻的技术科警员异口同声应答着。

雷停拿起张民递过来的一沓加厚塑料袋，乱七八糟地塞进上衣口袋里。有警员打开手里的干电池照明灯，楼道里顿时亮如白昼。白皙、瘦小的刘承渠已经蹲下来开始检查防盗门上可能遗留下来的指纹。

“上面除了无数个分别属于两个人的一大一小的两种指纹外，应该没有嫌疑人的指纹。他可能戴着一副和我们一样的塑胶手套。你就把门下面粘着的封带取下来保存吧，那个应该是嫌疑人带来的。还有，注意一下锁眼，里面有几道很明显的划痕。”吩咐完刘承渠，雷停挥挥手，“我们进现场。”

几个警员小心地鱼贯进入已经彻底陷入黑暗的402室,在几个房间布置好照明灯。

和李悦军打了招呼,踩着咔嚓作响的玻璃碴,雷停进入402室。

这是一套宽敞的二室二厅,进门就是客厅,地面铺着木纹复合地板,白色的墙面因为时间太久而有些泛黄,对着门口放着低矮的电视柜,上面摆着电视和DVD等电器,旁边就是厨房的房门。厨房门左右斜对着通向大小两个卧室和卫生间的门,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居环境,而现在却像是个屠宰场。

大量的血迹:地板上、墙上到处都是。即使现在门窗洞开,仍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残留在空气中,刺激着在场每一个警员的神经。

雷停蹲下身,用手电拨开一些碎纸,看了看地面的碎玻璃和血迹,缓缓站起身:“是动脉喷溅血,从血滴形状和喷溅角度来看是低位坐姿的颈动脉破开伤口喷出的,发生时间在爆炸之前。”肖佟在一边迅速地做着记录,张民按动着快门,闪光灯频频闪动,另有警员用小刀刮起地板上业已凝固的血迹装入塑料袋中。

“发现死者!”

雷停闻声转身,几步就走到客厅东南方,斜对着厨房门的墙角处。

在翻倒的餐桌和几个餐椅后面,一个宽大的布艺沙发前面,一个四肢被紧紧绑在扶手椅上的中年男子连椅带人翻倒在地上,身上到处都是纸屑和亮闪闪的玻璃碴。他的双手被人用铁丝绑在椅子扶手上,双脚牢牢地绑在椅脚上,奇怪的是扶手椅的椅背上方绑着一个U形的铁环,铁环半围着死者的脖子,铁环接近开口处的两边内侧有两片固定的刀片,刀片的刃口处沾满鲜血。死者的脖子向前可怕地歪垂着,像一个被扭断了脖子的破木偶。

他的脖子上松松地套着一个沾满灰尘的布条,左右两侧各有一道十多公分长又异常整齐的硕大创口;这创口是如此之大,让人感觉死者的头会因为这可怕的伤口从脖子上掉下来!死者头上的头发已经因为爆炸瞬间产生的火焰烧得焦蜷不堪,沾着血迹的脸上一团焦黑,一双失神又布满血丝的眼珠大大地瞪着,几乎已突出眼眶;毫无血色的嘴唇大张着,仿佛仍在无声地发出绝望的呼喊。

“老陆,该你了,小心点,不要翻动他身上的衣服。”

“知道,又不是第一次了!”老陆答应着,蹲下身子,麻利地打开手中的小箱子,开始检查尸体。